

手機

對我而言，我希望這個名為手機的產物，永遠不要發出聲音……

手機突然響了。一接通，劈頭而來的就是父母一陣氣急敗壞的責罵——千篇一律，又是怪我跟同學去吃飯時沒有打電話回家報備。啊，這是什麼詭異的理由？我原本就已經跟他們講過，今天放學以後不會直接回家了。究竟又是誰的失憶？好像世界大戰時的轟炸機飛過一般，我手機的喇叭播出的音量到達了極限，那些責罵頓時間直接刺穿了耳膜到我的腦袋裡。默默的聽完一大串連珠炮似的話語，我按下通話鍵，掛上的不只是電話，順便連我的心，也一併掛上。

當初還覺得手機的發明真是嘉惠眾人，除了增加方便外，更多了五花八門的附加功能，只是我萬萬沒想到這個方便的「工具」竟成為宰制我的刑具。我早已不是當初那個懵懵懂懂的小孩子了，已經有相當的能力可以為自己負責了吧？我不需要，也不願意被時時刻刻的嚴加看管，像個罪犯一樣不堪。

有些罪犯會因為嚮往得不到的自由而逃獄，在沒日沒夜的縝密計畫後，選擇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，穿過由鐵柱築成的灰色藩籬。在那道聳立的高牆和一圈圈扎人的鐵刺網之外，有多麼美好的世界在招手？不計一切代價、甚至賭上了性命，就只是為了簡單的兩個字：自由。自由了，就可以見到外頭著急等待的家人；自由了，就可以回到以前不受監管的生活；自由了，生命的方向就可以由自己決定，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操課表，每天一個循環、就這樣沒有節日和四季的度過一年又一年。

然而，我不是罪犯，憑什麼我的自由要如他們一般被關在如此狹窄的鐵籠中，單憑一隻手機，遙控無限，享受方便的同時卻要喪失寶貴的自由。為什麼我的自由拼命振著翅，卻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撞上冰冷且堅硬的銅牆鐵壁，徒勞的散落一地羽毛？

我所想要的自由，也不過只是一種被給予空間的尊重與信任罷了。我的空間卻像是被液壓機狠狠往下壓縮，一點一滴、慢慢的卻又很強硬的下壓。質量固定，體積卻不斷被減小時，壓力就不斷的增加，最後內部壓力終於過大而炸開。據說一張正常的紙最多只能對折七次，第八次時就會因為主體面積太小而無法再繼續對折。我被放在「適當的關切」的液壓機下，像一張已經折了七次的紙，已經達到了折疊的極限。

永遠都是那麼一句話：「我們是為了你好啊！」這句話是他們永遠的藉口，是插手我的個人領域的理由，是一大串不合情理規定的依據。

就因為這一句話，我的空間變得好小好小。當同學們的手機都有了行動網路，我只能依賴偶爾連到的微弱 WiFi，讓我像是個來自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；如果要跟同學出門就一定要提早好幾天說，否則不只不能去，還要迎來一頓責罵；出門時，跟什麼人去、到什麼地方都一定要打電話報備，就算只是簡單的吃個飯也不例外，更恐怖的是還一定要將他們加為社群網站的好友，以至於張貼任何文章

時都得戰戰兢兢的，深怕又有哪則圖文會引起責罵；甚至手機密碼也要對家裡公開（雖然後來我還是把已公開的密碼汰換掉了），不然就會被莫名其妙的貼上「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，一天到晚盡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」的標籤。再怎麼努力伸手卻也摘不掉標籤的我，真的好累。看看身邊的朋友們，哪有一個人是這麼辛苦的背負著看似輕盈、實則沉重不已的「我們是為了你好」的包袱？我慢慢開始憎惡這個沒有溫度、扁平的名為「手機」的長方體，真希望自己能化身為酷斯拉，在手機鈴響起之前，在一陣天搖地動中將它踩個粉碎！嚮往的自由，就算要把手機摔碎才能換到，我也願意。

多麼懷念從前沒有手機的日子。從前的我不需要時時刻刻的擔心被突來的一通電話轟炸，也不用提心吊膽的害怕手機中藏起的祕密被「無意間」發覺。我懷念那時候。天空從來不會陰沉沉的壓得那麼低，像身披黑色斗篷的死神，手持勾魂令，吐著黯黑的氣息，如影隨形的跟隨著死期以到的人。最終，套上鎖鍊，帶那趿拉著鞋的鬼魂返回他們該去的地方。一步接著一步，每往前踏就留下一個又一個不情不願的印子，而黑色的空氣凝滯如太濃的勾芡。外頭正下著細雨，雖然雲層那麼陰鬱，但是我喜歡雨天，並且深深為它著迷。

忘了是多久以前，那種孩提時代獨有的天真，讓我從來不怕因為淋濕而感冒；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懵懂，使我從來不肯畏縮在傘的庇蔭之下；與生俱來的一絲倔強，讓我個性中帶著些許叛逆，從來不願意聽取大人們一天到晚掛在嘴邊的一句「不要淋雨了，快撐傘！」。我尚帶著稚氣的、圓圓的小臉，掛著滿足的笑容迎接雨的洗禮。在那些由毫無顧忌的雨水一點一滴匯流聚集而成的小水坑中，我自由的蹦跳，像是蕭邦那首俏皮的《小狗圓舞曲》中不斷追著自己尾巴繞圈子的小狗，不知道疲累為何物，只知道，心裡洋溢的是滿滿的喜悅；那麼，從朵朵雲端一躍而下的雨珠就是構成樂曲的音符。它們如此完美的相互連結，流暢似潺潺溪水、卻蘊含著如大洋般波瀾壯闊的情感，嚴謹又隨興的勾勒著雨天的一切。四濺的水花，在雨鞋踏入水坑的那一刻，飛揚。它們被隕落時的反作用力瞬間彈開、凌空躍起，好像被一種想要衝回他們原本所歸屬的雲端的悸動驅使，重力加速度卻又將它們拉回現實的地表。此時的我真想成為那些飛濺的雨滴，想要對抗地心引力，想要脫離父母的管轄區。

直到有一次，大雨時我依然奔向戶外，張開雙臂奔向滂沱的雨勢，雨回贈給我的卻是為期一個禮拜的感冒。終於，我才開始願意聽取那些叫我不要淋雨的教誨。他們比我活得更久、經歷過更多，在人生裡或許也曾經因為自己的莽撞而跌過幾跤，所以他們能夠預見一些我行動時所不會知道的結果。

「你到哪裡都不報平安，這是對我們基本的尊重，我們放你出去是給你信任、給你尊重，不代表你就可以為所欲為。你有沒有想過，你沒報平安的時候人家怎麼知道你在哪裡？你有沒有想過家人對你的擔心和關心……」

窗外默默落下的雨，好像在提醒著，這次的我，是不是也應該試著了解父母話中的智慧，認真看待他們的規定？或許，活在失序的社會中，令他們擔心的是那些我可能遇到的、無法預測的危險，擔心的是一個閃失，造成挽回不了的結局。我好像能開始理解，所有的規範，都是有合理的原因與擔憂，也絕對不是我一開始所認為的不合情理。

唉，我不情不願的承認，他們說的話好像真的有那麼一絲道理。

於是，我拿起手機，輸入家裡電話的號碼。嘟、嘟、嘟，竟然接通了。

「我要回家了喔。」